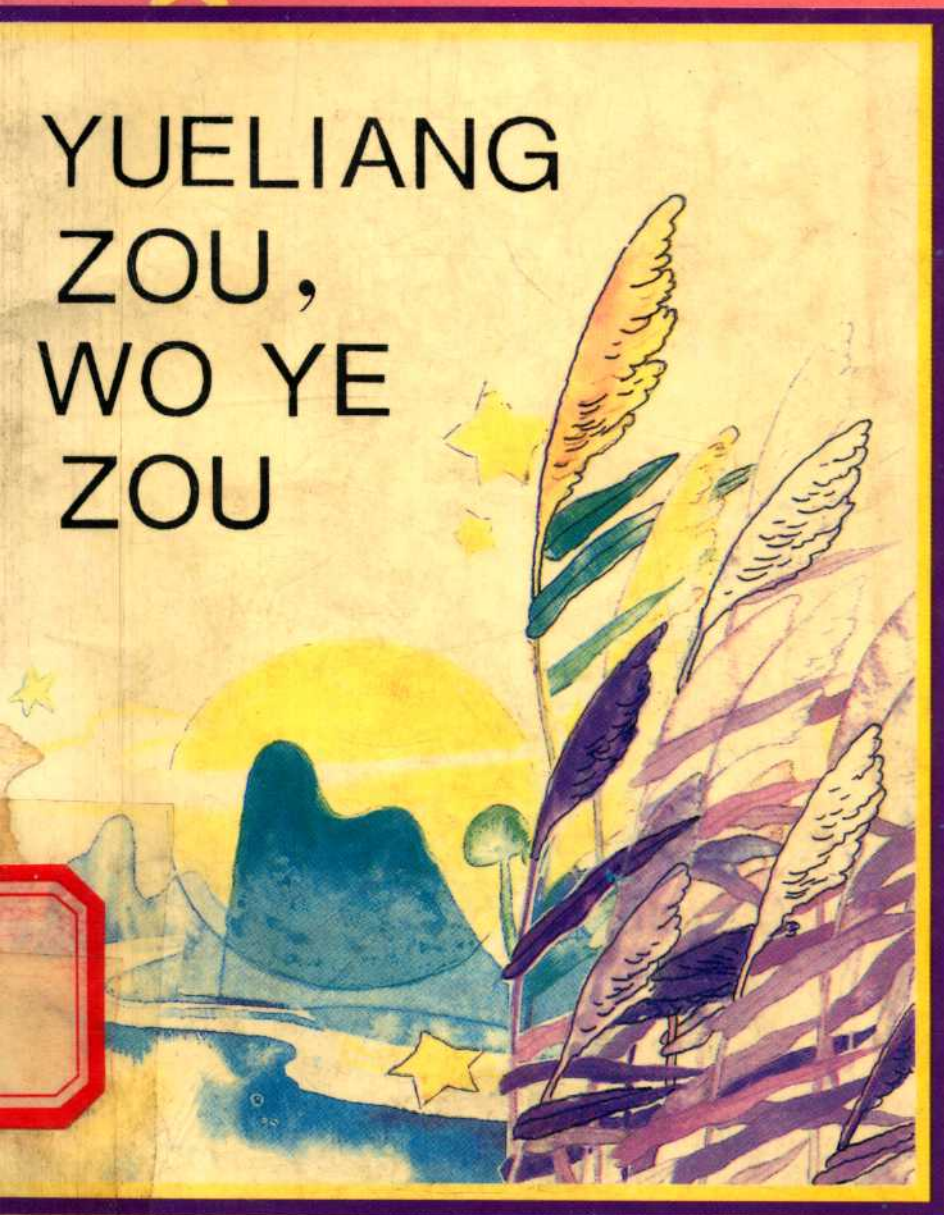


国旗角小丛书
臧克家 题

月亮走，我也走

高红十 著

YUELIANG
ZOU,
WO YE
ZOU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主编 高洪波

高红十 著

月亮走，我也走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月亮走,我也走

高红十 著

责任编辑:汪洋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铁四局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6

插页:2

字数:125000

版次: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358-0/I·1255

定价:5.4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致小读者

高红十

一天，我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一个孩子问他父母：天是横的，还是竖的？他的父母答不出来，企图用巧克力和变形金刚平息，失败后大为尴尬时，我惊叹道：孩子，了不得！

我曾经是个孩子，如同你们现在。

如同所有人类（除了夭折的）都从天真烂漫、对世界充满憧憬和希望、自认为能大有作为一番的孩童时代走来。

在我于不经意间告别孩童，成为一个无处躲无处藏的大人时，才渐悟出青少年的一切对于今后的人生之旅是多么宝贵和重要。

我由听话——听所有人的话——变得不那么听话；从简单的童年视野看到复杂的大千社会；我从一次次激烈，一回回困顿，一程程坎坷中半明白半糊涂走过来时，瞳孔不再清澈，热血也不总是沸腾。我找到我认为对应该

听的话；我认为美应该接纳的事物，和应该远离摒弃的丑恶……这本小书就是这方面的记录。

我并不指望你们能全部赞同它，只想成为你们人生选择时的一种参照。

因为我知道：人总是首先属于不那么相同的时代，而不同的时代又总是属于差不多相同的人。

十 歧 途

那天，祖父回到干那个一脚踏上火车路其公首舞，天一
变时成凉凉里圈金，来出不答和父的曲，而型量强，的端
不了，干哥；意刃射非；和就谢衣太温顺夫；息平烟金邻

弃烟口看同成，干那个虽强曾非
畏也依，影致真天从藉（的得天下籍）类人齐祖同成
去升知童游的香一伙非齐大前依月自，望非时游到谢京

来
跳投天舞似天个一伙强，童游眼香同意年不干非查
游之主人始印个干快得一颗平必管出祖酒本，和人大前
要重时度宜公之量

而初必雅不判交——甜的人齐祖理——甜得由非
端太方一从非；会封干大前菜夏展香理厨年重临率面及
和来长去新牌半白即半中四太恩到一，神面回回一，修
高祖往衣人舞庭舞舞，闻将量息不出面然，端再不开勤

目 录

致小读者 高红十

一 一本打开的书——延安

我不后悔,生活	3
顾不上爱“美”的姑娘	11
带响的青春	19
那一年端午	27
刘 老	30
扇儿扇儿落一落	37
陕北看电影	43
一本打开的书——延安	51
最迟来到最先走	59

二 月亮走,我也走

水漾桥	77
-----------	----

十五的月亮	86
初一过太行	91
绿天绿地绿时光	94
不敢说海	97
夙 愿	101
平平的坝子	110
仪陇行	114
万民身后平安	120
月亮走,我也走	124

三 三步舞出一个圆

三步舞出一个圆	135
葡萄祭	138
晒被子	143
伸手向书	145
未明湖往事	147

四 一个女记者的编采手记

记者,是什么	161
最后的女校生	168

第 一 辑

一本打开的书——延安

我不后悔，生活

快三十的人生，于大事，不曾悔过。

究其原因，生活本身铸就了一颗不悔的灵魂。

小时候，我可爱后悔了，为了铅笔尖那么大点事，会悔一个小时，一顿饭，甚至整整一天。

期末考试得了第二名，后悔交卷前没检查，“慌屁呀你，第一叫那小破男孩得去了吧，该！”

五一节北海公园跳猴皮筋，老师嫌我胖，由跳的拨拉成抻的，我这个背兴，“今后，一定不吃那么多碗饭了。”

后悔最多的是出生太迟：无法倾听门里边大人神秘的谈话，无法看懂许多沉甸甸的书籍，无法参加惊心动魄的打仗，当不成英雄了，多亏！

凭着一本小红书，我们投身到“史无前例”中去，后悔

的事越多了——

个太矮，八·一八没看清毛主席！

“啥，不叫串联了？早知道去年跑趟西藏，不，越南。这下，唉……”

军训步行下乡。没车……没水……没雨具，一身泥浆涮成满盆浑水，后悔紧拽着抱怨：怨旁人、怨老天爷、怨运气、还……怨命。年轻轻，就会说：“老子的命不好，倒霉事都叫老子撞上了。”

什么时候变得不爱后悔了？

让我想想……

许是延安的小山风悄悄地捎走啦？

延河的长流水哗啦啦冲跑啦？

要不，搅着籽种耨进土里？

顺着木锨扬到天上？

没准，跟上黄灿灿的玉米，白生生的棉花，坐着胶皮轱辘大车吱呀呀，吱呀呀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
下乡头年开春的一天，窗纸发白，金鸡报晓，我们扛着老镢头睡眼惺忪进了沟。队长有话：“每人要开一行*地，不了，你们吃啥。”

* 行：陕北的量地单位，相当于二亩半。

不知走了多远，仿佛快到山西，打鼻子撞脸一道地势陡峻、野草茂盛的山坡。隔年的黄蒿瑟瑟地摇着，平浅处泛出新绿的草芽，丝甜沁凉的空气把瞌睡虫全赶跑了。

我们感慨着社员的工分比公家人的钱难挣，边摇胳膊晃膀子，举起老镢。

“嚓”，一镢头下去，闲杂话闸进紧闭的嘴唇。每举起一下，从腰到脊背顺至大臂、小腕、五指统统绷紧，落下时，稍稍放松，马上又要“统统绷紧”。一阵功夫，运力的一线酸涩难捱。我们的镢头没开刃，进土不利，出土沉甸甸沾一层，要用树枝石片不停地打折，烦了，便使脚踹。过来过去几趟，小知青们个个被摔得气粗脸涨，脑门晶亮。左右社员可逮着“便宜”，能站下，用镢帽把土疙瘩捣烂，能伸颈四外里张望，噢，气出得多匀哪！

我嫌球鞋进土顶得难受，扒下扔一边。白皙的脚踩到黄褐色、潮湿、暄软的土地上。

“女子，不敢，尔格*的土还冰哩。”年逾五旬的老农情恳意切地阻挡。可他自己的赤脚击碎了话语的全部力量。

太阳敛去露水，把融融的暖意盖在脑顶。我的动作一点点纯熟。“嚓嚓”的镢声间隙，听见有人说：“这女子干活泼实，有苦水。”心头漾起的得意劲儿头发丝样扯着鼻沟和嘴角。

* 尔格：陕北方言现在的意思。

吃晌饭，老农把鞋递过来，我没穿。

红日西坠，黑影爬上山顶，沟谷荡起阴气，那其中的一股顺脚上升，过电样，穿过大腿，直射小腹，“咕噜，咕噜”翻腾起来。我绷着一脸好汉子，慢条斯理去寻鞋。队长刚说：“回——”我便兔子样（对，我属兔）往回窜蹦。妈呀，哪里冒出这多弯弯这长路，终于……

晚上，一个锅里搅稠稀的伙伴边灌热水袋，边砸风凉话。我笑么滋儿的，破例没有反击。胸腔像揣个大被套，温暖而又充实，哪儿有后悔插脚的地儿呀，就像秋日里的蓝天，寻不见一片云彩瓣。

十年后，我回到这个村串门子，几户社员不约而同问起：“还记得老马婆沟精脚片子掏地么？”

“哦，你们都还记得。”我满足地笑了。脑瓜活现一赤脚、绾裤、头顶镢刃闪亮，四周土疙瘩横飞的“疯”女子形象。十年了，经过生活严格地筛选，许多场景不全凭这股“疯”劲去闯的么？难怪脚心时时发痒，渴恋那块黄褐色、冰凉、潮湿的土地呢！

来年冬夜。

“今黑公社有电影，咱去呀！”油灯苗苗照见一双弯弯的月牙。

她叫周勇，建国后成家的父母取勤劳、勇敢、伟大的头一个字为孩子们的名字。原以为老二是个男孩，谁知，

是个一丁点都不勇的女儿家。

“去，当然去。”我心痒得慌，窜下炕，衣角兜歪炕桌，惹翻一片白眼。

“义娃说话常是靠不住的，没准不演。”刘京京很有先见之明地推推眼镜，重又把头埋进工分本，一五一十地算着。

“大冷天的，演我也不去。”王华顺势扯后腿，加速手中的织针，不屑一顾。

有些心活的小白停止了屁股的挪蹭，自嘲地笑笑，退回黑影继续刚才的发呆。

常见的场面。人类可悲的惰性不知贻误多少奇迹的发生呢！

我俩穿戴齐全，风样旋出龙门。

“先说好，没电影也不后悔，咱再走。”一根指头竖在鼻前，我严正警告她。

“一定不后悔，向毛主席保证！”

这么郑重，我叹了口气，顺手从柴堆抽出两根木棍。

古历月尽的夜晚，没月，星星也很疏淡。黑暗像扑打滩头的海浪，层层涌来。耳鼓灌满“刷拉、刷拉”的脚步声。为了排遣夜行的冷寂，我们没话找话。

“还是白天好，用不着留神脚底下，唷——”趔趄了几次，周勇感叹道。

“废话，白天能演电影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晚上也，挺好；如果没有狼，就更好了。”

“狼？倒是别撞上地主特务什么的。”

话题有点疹人，我俩闭上嘴。立刻，白天想不起，晚上不愿想的种种可怕事在脑瓜周围“营营”转开圈子。快说点啥，打破这扑头盖脸的沉寂。

“你说，公社会演啥片子？”她的声音发虚，冻的。

“纪录片吧。”

“纪录片也好。那回放九大的片子，红娃爷爷管江青叫‘老毛婆姨’，多逗。”

没等乐出声，“嗖”地一条黑影窜来，我俩陡然站住——保险比首都机场受检阅的大兵站得还直。攥柴棍的掌心汗津津的，后脊背冰凉空旷。

狼？狗？

黑影并未发现我们的“注目礼”，朝最近的庄子轻捷地跑去。

不愿听到第二回“嗖”了，我俩放快步子。十里路，撂后面，眼前一点灯光明。

刘京京的话不幸言中了！

公社果然没有电影，那盏灯是油矿的抽油机，“咣咣、咣咣”磕头样抽着油。

我瞅着她——一丁点也不勇的女娃，摊开四只棉巴掌，呵呵傻笑，然后把棍子一摔，调头往回走，取了真经般欢愉、轻快。数九寒天来回二十里，仿佛我们原来就不为看电影，而是为了赏赏夜景，为了听那一声“嗖”，为了抽油的磕头机，为了机上一盏灯……

回到住窑，受到的“欢迎”可想而知，意料之外似乎有只手将我俩缓缓托起。能够居高临下，透过几张得意的面孔看到很新醒，很广袤，很深邃……的世界。

从那以后，好像再没后悔过。

所谓后悔，其实是一种自寻烦恼。曾经沧海难为水。少见，多怪。多见则少怪或不怪了。

不错，那逝去了的岁月带走我们很多——宁静的书斋，坦平的仕途；溪水般清澈的记忆，翔鸿般矫健的身手；笑得很响的黄昏，穿得很花的盛夏……到了“而立”的岁数（父辈已享受“老干部”的待遇），不惟立不了“业”，依然孑居弥漫着清苦气，被誉为“男生宿舍”的X平方。刚才怯怯地叩响自由恋爱的神秘之门，“市面的行情”又那样令人心寒：“女男比例五：一，一等的女的只能找二等的男的，二等的女的只能找三等的男的，以此类推”云云……

“该死的四人帮！”

不要把什么都推给四人帮。

四害的降生也有十月怀胎，我你他的遭遇决非偶然，这是在劫难逃。

孟老夫子曰：“天欲降大任于斯人。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在血水里浸三次，在碱水里煮三次，在清水里洗三次，历史，把除旧布新的大任赋予崛起的一

代新人。

看啊，东方地平线，黑头发黑眼睛的故乡，那思索的前额，探究的目光，行动的手脚不是已经显露出来了吗？！

“没功夫叹息。”纯属夸张之语。劳作毕，长吁一口，是很好的消受。没功夫后悔，倒是真的。年轻的朋友，当你嗟乎、怨乎、泣乎之时，小小环球正以光的速度飞转，把多少人载往前去了，又把多少人像鞋跟上的泥块样甩到后面。给，抓住缰绳，扬鞭上马，向我讨回一个我来吧！

明天……明天是什么样儿？

一位五·七战士*说：“思想上大胆的人，往往以安详的态度对待正常的事变和突发的厄运。”

让我们微笑地迎上前。柳暗也罢，花明也罢。来吧，蒙面的佐罗，裸体的维纳斯！来吧，三头六臂的哪吒，七十二变的孙悟空……

轻声说一句，然后放声呐喊：

我不后悔，生活！

* 五·七战士：对五七年错打成右派同志的戏称。